

修竹園對聯管窺

鄧昭祺*

先師陳湛銓教授 (1916—1986)，少字青萍，號修竹園主人，廣東新會人。先生嘗謂自己「少日詩名壓廣州」，¹ 可見他年少時已經以詩名世。先生詩篇數量，目前並無確切統計，已經刊行的詩篇約三千首，而先生哲嗣陳達生 (1951-) 說：

先嚴詩作數量達三萬六千餘首，集中於早年及晚年兩期。²

這些數量驚人的詩篇，近二十年成為學者研究的對象。先生除了擅長寫詩，還精於寫對聯。他所創作的對聯，應該為數不少，但可惜並無輯錄在一起，刊行問世。筆者識見淺陋，多年來所見先生對聯，只有五副。本論文嘗試依照創作年份先後，剖析這些似乎還未受到重視的佳構，希望能拋磚引玉，引起專家學者更全面、更深入地搜集及探討先生對聯的興趣。

(一)

九龍美孚新邨以南的荔枝角公園第三期內，有一個以傳統嶺南風貌為主題的中式公園，名叫「嶺南之風」，園內不少景點都有名家撰寫的對聯，其中一個容易被人忽略的景點是一口模擬古井，井口被一個石製的圓形方孔的巨型古代錢幣模型覆蓋著。錢幣邊緣按逆時針方向刻上「佳」、「五」、「矢」、「止」四個字，每個字分別加上錢幣中間由方孔形成的「口」字，就構成「唯吾知足」四字，說出知足常樂的道理。這種錢幣最早見於西漢，並不是流通貨幣而是用於玩賞、裝飾、節慶等的「花錢」，類似今天的紀念幣。

* 鄧昭祺，香港 珠海學院 文學與社會科學院院長。

1. 〈八月二十一夜，已決意盜貼靈臺，暫不為詩矣，然不能安寢。翌晨九時即起，讀報章後，覺六小詩韻味回旋，深哀婉曲，是溫厚之氣，非連句凝嚴之比，祝師門下，自覺無慙矣。昔劉孝標有言，季路學於仲尼，厲風霜之節，楚穆謀於潘崇，成殺逆之禍，抱經垂老，無補危時，感賦此章，示我門下〉七律首二句云：「少日詩名壓廣州，藏身深港積千憂。」見陳湛銓：《修竹園近詩》（香港：問學社，1978年），第23-24頁。
2. 陳湛銓著，陳達生編：《修竹園詩選》（香港：商務印書館，2015年），第169頁。



模擬古井後面是一塊石碑，碑上刻上先生創作並書寫的七言對聯：

燕來不誤東西屋；
水靜渾忘上下流。

下款是「新會陳湛銓」。



這副對聯，其實是先生一首題為〈春望〉七律的頸聯。全詩如下：

未除結習花終著，偶竊時名筆一鈎。
紅雨春邊欺淚眼，白雲天末鬱鄉愁。
燕來不誤東西屋，水靜渾忘上下流。
誰識盧家老行者？嚴關堅坐在南州。³

現在讓我們先看看此詩聯的創作背景。先生於1949年從大陸南來香港定居，此詩作於1959年，當時先生44歲，在聯合書院擔任中國文學系主任。先生住在九龍大磡村，與楊式太極拳宗師楊澄甫（1883-1936）的關門弟子曾如柏（又名曾昭然，1900-1995）為鄰居。曾如柏是德國大學法學博士，時任聯合書院教務長，是先生的同事及好友。先生早歲醉心武術，十二歲開始跟太虛拳宗師伍雪波（1884-1974）學習太虛拳，因此他經常與曾如柏談論拳術，正如他在〈海涯二十九長歌·甲午第六年〉開篇所說：

木馬移居大磡村，鍛鍊武術樊荒園。剛柔參合究他派，入馬肘擊研諸昆。曾君

3. 陳湛銓著，陳達生編：《修竹園詩選》，第113頁。

如柏住隔壁，商論太極窮其源。……⁴

燕子是季節性很强的候鳥，牠們春天在人家的屋檐下或屋樑上築巢，秋天就離開，由北方飛到南方享受溫暖的陽光，第二年春天再飛回來，回來時一定會絲毫無誤地找到牠們以前所築鳥巢。晉代傅咸（239-294）曾經測試過燕子這種尋找舊巢的本領，他的〈鷺賦·序〉說：

有言鷺今年巢在此，明歲故復來者。其將逝，翦爪識之，其後果至焉。⁵

此詩聯的「燕來不誤東西屋」，字面上是說燕子每年從南方飛回北方時，從來不會誤認自己的鳥巢，其實先生在這裏是用燕子來比喻自己的學生。先生學識淵博，於學無所不窺，而且對學生循循善誘，因而深受學生愛戴。他們經常到先生家裏，向他請教學問。先生當時所住九龍大磡村的房子，與好友曾如柏的房子和另一間房子排列在一起，三間房子的外貌極相似，但他的學生到來拜訪他，從來不會找錯門口，這就是上聯所謂「燕來不誤東西屋」。

刻於石碑上的下聯是「水澗渾忘上下流」，而在先生的《修竹園詩選》裏，此句是「水澗渾忘上下流」，石碑用「澗」字，詩集則用「靜」字。

「澗」字在《說文解字》是「無垢蕪也」，⁶ 即是沒有污垢，很乾淨，這個字今天寫作「淨」。

至於「靜」字，今天解作靜止不動，但是據《說文解字》所說，這個字的本義是「宀（筆者按：即「審」字）也」，⁷ 意思是色彩詳審得宜。「靜」字解作靜止，是借用了「淸」字。《說文解字》云：「淸，亭安也」，⁸ 「淸」即靜止不動的意思。清朱駿聲（1788-1858）《說文通訓定聲》說：「凡動淸字，經傳皆以靜為之。」⁹

先生這句，用「水澗」或是「水靜」，都可以解得通。「水」是指先生住所外面的小溪，「水澗」比喻心無旁騖，沒有雜念，「水靜」比喻心如止水，古井無波。這句的末三字是「上下流」，如果上文用表示靜止的「靜」字，似乎更為妥帖。先生說當時他心平氣和地只顧讀書，已經忘記自己是處於上流還是下流的人，人世間一切名利得失，對他來說毫無意義。他把埋首書卷的自己，比喻作閉門坐關、念佛參禪的六祖惠能大師（638-713，即詩句所謂「盧家老行者」）。先生高足李鴻烈教授（1936-）評此聯說：

4. 陳湛銓：《修竹園近詩二集》，（香港：門人印，1983年），第10頁。

5. 見歐陽詢撰，汪紹楹校：《藝文類聚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2年），第1598頁。

6. 許慎撰，段玉裁注：《說文解字注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1年），第560頁。

7. 許慎撰，段玉裁注：《說文解字注》，第215頁。

8. 許慎撰，段玉裁注：《說文解字注》，第500頁。王筠說：「亭者粵之借字，而停之正字也。血部：『粵，定息也。讀若亭。』」見王筠：《說文句讀·卷二十》（北京：中國書店，1983年，據1882年尊經書局刊本影印），第14頁。

9. 朱駿聲：《說文通訓定聲》（上海：國學整理社出版，世界書局景印，1936年），第770頁。張舜徽對「靜」字有不同解釋，他認為「靜」的本義是「止爭也，引申之，有安義。」見張舜徽：《說文解字約注》（武漢：華中師範大學，2009年），第1239-1240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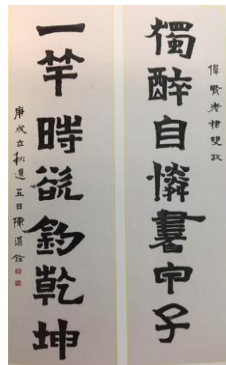
「誠心氣交平語也，殊有佛味。」¹⁰ 如果把「水靜渾忘上下流」一句與井口「唯吾知足」四字合起來看，就會給我們一種渾然一體、相得益彰的感覺。荔枝角公園的設計師把詩聯石碑豎立在井口後，大抵是有意為之的。

先生這聯對象工整，利用眼前尋常景物翻出新意，寫出自己的心境，耐人尋味。他創作此聯時可能是從蘇軾（1037-1101）詩句得到靈感，蘇軾的〈與毛令方尉遊西菩寺二首·其二〉云：

路轉山腰足未移，水清石瘦便能奇。白雲自占東西嶺，明月誰分上下池？
黑黍黃粱初熟後，朱柑綠橘半甜時。人生此樂須天付，莫遣兒郎取次知。¹¹

此詩的「白雲自占東西嶺，明月誰分上下池」二句，也是在句子的第五六字用「東西」與「上下」作對。馮應榴（1740-1800）的《蘇軾詩集合注》引王注說：「按《於潛圖經》云：寺前有東、西兩山，或有雲晦，遙望如嶺焉。」又引查注說：「《咸淳臨安志》：明智寺中有清涼池、明月池。」可見蘇軾這兩句詩寫的是實景。這聯純寫景，對仗雖然工整，卻缺乏深意，似乎比先生所化用的一聯，稍遜一籌。

(二)



這副是先生於1970年寫給學生鄧偉賢（1939-2013）的對聯：

獨醉自憐書甲子；
一竿時欲釣乾坤。

上款是「偉賢老棣雙政」，下款是「庚戌立秋後五日，陳湛銓」。

鄧偉賢，字希之，1939年生於香港，雅好詩詞聯語，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，歸港後從先生遊。

此聯也是詩聯，是先生〈海旁獨行〉七律的頸聯：

難起夷齊共海濱，側身天地定誰親？

10. 陳湛銓著，陳達生編：《修竹園詩選》，第xli頁

11. 蘇軾著，馮應榴輯注：《蘇軾詩集合注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1年），第559頁。

莫教懸壁輕離握，未信圓顛盡是人。
獨醉自憐書甲子，一竿時欲釣乾坤。
長風高浪光天在，滿眼旌旗那見秦？¹²

這首詩作於1949年。當年神州易手，先生舉家南下避秦，於1949年從廣州移居香港，6月8日到港後，暫時寄居在五兄陳湛鏗（1910-1962）位於港島西營盤海旁的房子。有一天，大抵是雙十節前後，先生獨自在住所附近散步，只見當地一帶，家家戶戶都掛起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，卻不見一面五星旗（即詩句所謂「滿眼旌旗那見秦」），他有感而賦此詩。詩意略謂他抱道自重，堅守信念，不會像當時不少人那樣，為了生活過得好一點而靠攏某一政黨。可惜今天伯夷（生卒年不詳）、叔齊（生卒年不詳）等高風亮節的古代賢人已不復得見，先生「憂不自安，故處身反側」，¹³ 只覺舉世無可告語者。

屈原（約前339-約前278）在〈漁父〉篇說「舉世皆濁我獨清，眾人皆醉我獨醒」，¹⁴ 先生在「獨醉自憐書甲子」一句，反用其意，說自己因為舉世渾濁而獨自飲醉。這裏的「獨醉」是暗指陶淵明（365-427）〈五柳先生傳〉中的五柳先生「性嗜酒」而逢飲必醉一事。¹⁵ 先生不與世俗同流合污，「不戚戚於貧賤，不汲汲於富貴」，¹⁶ 性格志趣與五柳先生相似，故此很欣賞五柳先生「造飲輒盡，期在必醉，既醉而退，曾不吝情去留」的生活方式。¹⁷ 他也期望自己能飲醉，因為在醉鄉中內心的愁悶和痛苦可以暫時得到解脫。陶淵明從晉入宋後，所著詩文只以干支紀年而不書宋室國號和年號，不奉正朔，表示不承認劉宋政權的合法地位。「獨醉自憐書甲子」中的「書甲子」是說，先生的詩文全部都用干支紀年，大抵他也如陶淵明那樣，不承認當前政權是合法的。

我們不要單憑「獨醉自憐」一句以為先生是個顧影自憐、借酒消愁的醉生夢死之人，事實上他是個憂民、憂國、憂道的「古之豪傑人」。¹⁸ 他的好友劉士瑩（1914-2004）曾經這樣描述他們交談的情況：

既而語及天下事，則又往往憤慨激昂，形於辭色。再相顧歎歎，恨不能同舒雙臂，共拯元元。忽復一似重有憂者，知不惟憂故國，亦復為吾道憂也。¹⁹

-
12. 陳湛鏗著，陳達生編：《修竹園詩選》，第97頁。先生於「莫教懸壁輕離握」一句下自注云：「梁有懸黎，楚有和璧」；於「一竿時欲釣乾坤」下自注云：「借一韻」。
 13. 《詩·大雅·雲漢序》：「遇裁而懼，側身脩行。」孔穎達疏云：「側身，不正之言，謂反側也。憂不自安，故處身反側。」見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：《毛詩正義》（繁體字本，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0年），第1401-1402頁。
 14. 見姜亮夫：《重訂屈原賦校注》（天津：天津古籍出版社，1987年），第614頁。
 15. 語出〈五柳先生傳〉，見袁行霽：《陶淵明集箋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3年），第502頁。
 16. 同上注。
 17. 同上注。
 18. 劉士瑩說：「覺其殊不類今之士，殆古之豪傑人也。」見劉士瑩的〈陳湛鏗《修竹園詩集》序〉，載陳湛鏗著，陳達生編：《修竹園詩選》，第121頁。
 19. 劉士瑩：〈陳湛鏗《修竹園詩集》序〉，見陳湛鏗著，陳達生編：《修竹園詩選》，第122頁。

此聯對句「一竿時欲釣乾坤」清楚顯示出先生其實是個以挽救天下蒼生為己任的有心人。他當時在海旁散步，見到有很多人在垂釣，因而靈機一觸，寫下這個廣為傳誦的警句。此句氣象恢弘，唾壺擊缺，反映出先生解民倒懸的遠大理想和高尚抱負。他這種希望旋乾轉坤的思想，也見於〈己未春夜風雨中作〉的「日月雙飛轂，乾坤一釣翁。」²⁰

(三)



寶蓮禪寺是位於大嶼山的一座百年古剎，是香港熱門旅遊景點之一。它的山門是一個用白色花崗岩建成的古雅牌坊，牌坊中間匾額是「寶蓮禪寺」四個大字，兩旁刻上「願乘雲水，毋疲滄崖入寶所；行仰高山，歷過崎嶇自坦平」的對聯。牌坊另一面的兩旁，刻上先生所創作及書寫的一副對聯，中間匾額是「弘傳不朽」四個大字，這四個字是拓自大澳凌風石澗摩崖石刻，據說是寶蓮禪寺第二代住持筏可大和尚（1893-1972）的手筆。此聯作於1971年，是年先生56歲：

人間世到底成空，一身在夢了無憑，應云何住；
天下事從今且罷，七聖皆迷奚所問，作如是觀。

下款是「辛亥年冬新會陳湛銓撰並書」。

此聯指出人生本來是虛幻的，我們不應執著於世間事物。《莊子》的〈人間世〉篇，講述遠害全身的處世之道，上聯「人間世到底成空」中的「人間世」，或者從這個篇名得到靈感。「到底成空」裏的「空」，並不是我們一般所說的空無所有、虛無消極，而是佛學理論體系的基本概念。在佛教中，「空」表示宇宙人生的一切事物都是因緣和合而成，變幻無常，並沒有固定恆存的實體。《中論·觀四諦品》說：「以有空義故，一切法得成；若無空義者，一切則不成。」²¹ 先生這副對聯是為寶蓮禪寺所作，因

20. 先生1979年6月10日學海書樓授課板書，未刊稿。全詩云：「和璧隨珠在，塵埃瓦甃中。其誰遺異寶。使我罪狂童。日月雙飛轂，乾坤一釣翁。海涯風雨夜，應有夢非熊。」（「塵埃瓦甃中」一句，1982年12月26日授課板書作「塵沙瓦甃中」。）

21. 《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》大正藏(T) 第30冊 No.1564 中論第4卷 [0033a20]。

此一開頭就提出「空」這個佛教的極重要教義。

「一身在夢了無憑」是說我們一生人，就好像做夢一樣。正在做夢的人，都會以為夢中所經歷的一切是真實的，是現實生活的片段，睡醒後才知道剛才所見所聞其實並不存在。這就正如《金剛經》所說：

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。²²

世間上凡是從因緣生出的法，都不是真實的，也不會長久。

「應云何住」一句，出自《金剛經》。長老須菩提在讚美佛陀之後，提出這個問題：

世尊！善男子、善女子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應云何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²³

「善男子、善女子」是在家的年輕佛教信徒。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是印度梵文的音譯，翻譯為中文，就是「無上正等正覺」，即無以上之的平等覺知一切真理的智慧，也就是成佛的境界。「應云何住」的「住」，是安住的意思。這幾句是說，在家的年輕佛教信徒所發的無上正等正覺心念，應該安住在哪裏？「云何降伏其心」是說，要怎樣才能降伏其起落不定的煩惱心。

整個上聯是說，人世間事物都是因緣和合而生，並不真實，我們應該怎樣安住心念而不起煩惱呢？

下聯的「七聖皆迷奚所問」，出自《莊子·徐无鬼》：

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，方明為御，昌寓駢乘，張若、謔朋前馬，昆閻、滑稽後車；至於襄城之野，七聖皆迷，无所問塗。²⁴

黃帝帶領六人到具茨山見一個名叫大隗的人，可是來到襄城的郊野卻迷失了方向，沒有地方去問路。這裏所謂「七聖」，就是指黃帝、方明、昌寓，張若、謔朋、昆閻、滑稽等七位聖人。此時他們恰好遇到一個牧馬小童，向他們指點迷津，後來他們的話題從問路轉到治理天下方面。小童指出治理天下，就好像牧馬一樣，應該去掉對馬有害的東西，不要傷害馬的本性。他的意思就是說，治理天下要順應自然，不要擾民，也即是老子所謂「我無為而民自化」的意思。²⁵

下聯最末一句「作如是觀」，出自上面所引的《金剛經》的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」，意思是應該抱這樣的看法。

整個下聯的大意是說，我們不應為天下間的事而煩惱，應該隨遇而安，順應自然。

在這副對聯裏，先生勸告世人，不要為世事煩惱，正所謂「天下本無事，庸人自擾

22. 圓行法師：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義》（南京：金陵刻經處，2016年），第420頁。

23. 同上，第121頁。

24. 郭慶藩：《莊子集釋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1年），第830頁。

25. 出《老子·五十七章》，見高亨：《老子正詁》（北京：中國書店，1988年），第121頁。

之」。²⁶ 人世間一切存在都是因緣和合而成，並沒有實性，其本性都是空的。人生既然是虛幻的，那麼我們實在沒有必要為生活中大大小小事務過分操心。這副佛寺牌坊對聯，用字淺易，卻深含佛理。先生諳悉佛學，在撰寫這副對聯之前兩年，即1969年11月，已應大嶼山寶蓮禪寺住持筏可大和尚之請，為大雄寶殿撰寫碑記。此石碑豎立於寶蓮禪寺大雄寶殿外，至今已經差不多五十年。

(四)

1956年6月，廣僑書院、華僑書院、文化書院、光夏書院及平正會計專科學校五所旅港私立院校，合併成為聯合書院，並邀得蔣法賢醫生（1903-1974）擔任創校董事會主席及校長。當時香港只有一所以英語授課的香港大學，其畢業生學位得到香港政府承認。蔣法賢積極主張結合崇基學院、新亞書院和聯合書院三所以中文授課的院校，向英國爭取在香港成立一所能夠獲得政府資助、學術地位與香港大學相等的「中文大學」。這三所院校的主管人員在1957年2月成立「香港中文專上學校協會」，負責與政府商討中文專上院校的發展，協會的首任主席是蔣法賢。

經過蔣先生兩年來多番奔走，成立中文大學一事終於得到落實。1959年6月2日，蔣法賢應港督柏立基（Sir Robert Brown Black, 1906-1999; 1958-1964 任香港總督）的邀請，與教育司高詩雅（Douglas James Smyth Crozier, 1908-1976; 1950-1961 任教育司）、新聞處處長穆磊（John Lawrence Murray, 1895-1968; 1959-1963 任新聞處處長），一同在政府新聞處召開記者招待會，宣佈香港政府將成立一所以中文為主要授課語言的大學，其成員就是崇基學院、新亞書院和聯合書院，政府並同意向三所院校提供財政補助。籌備大學的工作剛剛展開時，蔣法賢卻突然於1959年10月27日辭去聯合書院董事會主席和校長兩個職位。他任內三年來，以促進香港高等教育為己任，深得學生愛戴，深受同事敬重。在中文大學正式成立之前，他忽然辭職，此事引起各種猜測，也使聯合書院學生極度不滿。對於他辭職的原因，並無一致說法，但我們可以從他於當年11月4日接受記者來電詢問時所說的話，見到一點端倪：

渠此次辭職，主要原因，非反對董事會主席不應同時兼任校長之決定；而係由於不願徒具虛名而無適當權力。院方最近之措施，使其對學校之行政與財政，均不能過問，簡直視彼為「外人」，形同「傀儡」。

以往聯合書院之財政權，係由董事長、副董事長及會計長聯合下，始有權簽發支票；但此辦法後經董事通過，改由黃文袞、陳炳權、王裕凱及布克禮等四人中任何兩人，便有權簽發支票。在財政方面，彼全無權力；而且，董事長不能兼任校

26. 歐陽修和宋祁等編的《新唐書·陸象先傳》云：「天下本無事，庸人擾之為煩耳。」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5年），第4237頁。

長，彼失卻實際行政權。²⁷

蔣法賢所說的「院方最近之措施」，就是指第二屆董事會接納了遴選校長五人小組的建議：

- 一. 根據權能區別原理，主張分董事長與校長為兩人。
- 二. 主張聘校長須以有學術、行政經驗及全日駐校三條件為原則。²⁸

這些限制措施，事實上使蔣法賢無法繼續出任聯合書院校長，因為他是一名私人執業西醫，要照顧自己的病人，無法「全日駐校」。

蔣法賢遞交辭職信後，該校的副董事長布克禮（H. Brunger, 生卒年不詳）、董事周錫年（1903-1985）、黃伯芹（生卒年不詳）等先後辭職，而負責教務或行政的多位高級人員也紛紛辭職，包括教務長曾如柏、總務長謝文龍（1899-?）、註冊主任梁簡能教授（1907-1991）、中文系主任陳湛銓教授、文字學教授馮康侯（1901-1983）等。²⁹ 正如上文所述，蔣法賢辭職的原因眾說紛紜，並無定論。從現存資料推斷，其中一個言之成理的說法，就是政府想換掉蔣法賢這個強硬談判對手，於是暗中指使聯合書院部分高層逼退他。跟隨蔣先生離任的高級管理人員和教師，顯然對這宗教育界的「逼宮」事件看不過眼，憤而辭職。當時除了董事及教職員辭職外，也有不少學生退學。

蔣法賢於1974年12月22日辭世，陳先生懷著悲痛心情寫了一副輓聯。這副輓聯的上款是「法賢校長千古」，下款是「曾如柏、陳湛銓、梁簡能、馮康侯敬輓」。下款雖然有四個名字，但是先生曾經公開說過，這副輓聯其實是由他創作，然後請著名書法家和篆刻家馮康侯用隸書寫成。據《蔣法賢博士紀念集》所載，輓聯文字如下：

非掘井九仞以及泉耶彈指三生此水真源知者幾
慟夫人百身兼可贖矣傾心一哭貞元朝士仰何稀³⁰

從輓聯的照片可見，這裏所記載的下聯，共有兩個錯字。「兼」字應作「無」，「仰」字應作「抑」。³¹

27. 1959年11月5日《華僑日報》。

28. 1959年11月4日《華僑日報》。

29. 1959年10月30日《華僑日報》。

30. 何得雲編：《蔣法賢博士紀念集》（香港：金風照相植字公司，1977年），第68頁。

31. 何得雲編：《蔣法賢博士紀念集》，第70頁。先生於《明報月刊》第12卷第11期刊有〈追紀聯合書院故校長蔣法賢先生〉一文的第92頁上，手書此輓聯，「抑」字作「見」。



輓聯的正確文字就是：

非掘井九仞以及泉耶？彈指三生，此水真源知者幾？
 慟夫人百身無可贖矣！傾心一哭，貞元朝士抑何稀！

先生深受蔣法賢器重，他在1977年所發表的一篇文章裏指出，蔣法賢曾經在學生婚娶會宴中公開說：

無聯合書院，則無中文大學；聯合書院無陳先生，則不能為中文大學成員。聯合書院對外賴蔣某，對內賴陳先生。³²

先生想起蔣校長的知遇之恩，「不覺腹痛鼻酸，涕流之被面」³³

上聯的「非掘井九仞以及泉耶」出自《孟子·盡心上》：

孟子曰：「有為者辟若掘井，掘井九仞而不及泉，猶為棄井也。」³⁴

井雖然掘得深，但是還掘不到泉水就停止了，那麼這個只不過是廢井。孟子在這裏勉勵我們做事情，要善始善終，不可半途而廢。先生的上聯用反問語氣，指出蔣法賢努力爭取建立中文大學，結果得到政府同意。蔣法賢辭職是在1959年10月，而政府答應結合崇基學院、新亞書院和聯合書院組成中文大學是在1959年6月，可見蔣法賢在爭取政府答應補助即將成立的中文大學，以及把聯合書院納入這所大學之內二事，已經大功告成，並非半途而廢。據《邁進中的大學：香港中文大學三十年，1963-1993》一書所載，蔣法賢是「功成身退，辭去校長職位」的。³⁵

「彈指三生」中的「彈指」，在佛教中是時間單位，佛教以二十念為一瞬，二十瞬

32. 〈追紀聯合書院故校長蔣法賢先生〉，載1997年《明報月刊》第12卷第11期（總第143期），第93頁。

33. 同上注。

34. 朱熹：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3年），第358頁。

35. 吳倫霓霞：《邁進中的大學：香港中文大學三十年，1963-1993》（香港：中文大學出版社，1993年），第22頁。

為一彈指。彈指所需的時間，極為短暫。「三生」也是佛家語，是前生、今生、來生的總稱。「彈指三生」的字面意思是指時間過得極快，彈指間已經過了前生、今生和來生。但先生在這裏其實是說，他要譏彈和指斥今天崇基、新亞和聯合三所學校的師生，因為他們只有少數人知道，蔣法賢是中文大學創立過程中的最重要人物。他不但使聯合書院得以納入中文大學成員之列，而且也使政府答應補助這三所將會合併的院校。先生此句是有感而發的，因為在1976年所出版的《聯合書院創校廿周年紀念》特刊中，編者於「校史綱要圖解」的注腳說：

本校接受政府補助之前，無可用資料，因而本綱要只能由一九六零年二月開始。³⁶

先生認為，「聯合書院之得政府資助，全賴蔣法賢」，³⁷ 因此特刊的說法，令先生覺得十分反感，甚至「憤氣乘胸」。³⁸

上聯的「此水真源」指的就是蔣法賢。先生在〈追紀聯合書院故校長蔣法賢先生〉一文中說：

今之中文大學，是由當年新亞崇基聯合三校合組之「專上書院聯合會」而生，西文約是「君等傻」，該會之主席即蔣法賢先生，陳某亦嘗參預會議。在未得政府資助前，梗阻橫生，諸多困擾，法賢先生力排眾議，邁往而前，重疊往來於英倫之駁辯書函，皆先生親手打字而成，恆至宵深或明發而不寐，然後乃有今日。**有人獨力成此九仞而後及泉之井**，俾爾輩得寒泉之食，飲其水而不知其源者，已不可恕，況知其源而不言者耶？孟子曰：「言無實不祥，不祥之實，蔽賢者當之。」不祥之人，夫何多也！³⁹

文中「有人獨力成此九仞而後及泉之井」的「人」，指的就是蔣法賢。「飲其水而不知其源者」，指崇基、新亞和聯合三間學校的師生，而「知其源而不言者」和「不祥之人」，指《聯合書院創校廿周年紀念》特刊的編者。

下聯「慟夫人百身無可贖矣」，出自《詩經·秦風·黃鳥》的「如可贖兮，人百其身！」⁴⁰ 先生說如果自己死一百次，就可以換回蔣法賢生命的話，他極願意這樣做，可惜死者已矣，無法復生。從這句可知先生當時是以極沉痛心情哀悼蔣法賢的。

「貞元朝士抑何稀」是出自唐劉禹錫（772-842）的〈聽舊宮中樂人穆氏唱歌〉：

曾隨織女渡天河，記得雲間第一歌。

休唱貞元供奉曲，當時朝士已無多。⁴¹

36. 陳湛銓：〈追紀聯合書院故校長蔣法賢先生〉，第92頁。

37. 同上注。

38. 同上注，第93頁。

39. 同上注。

40. 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：《毛詩正義》（繁體字本），第501頁。

41. 瞿蛻園：《劉禹錫集箋證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9年），第784頁。

劉禹錫這首詩作於唐文宗李昂（809-840）大和二年（828），當時他57歲，在長安任主客郎中。他偶然聽到以前宮中樂人唱唐德宗李适（742-805）貞元時期的樂曲，觸動了追思昔日摯友的愁緒而寫成此詩。他在貞元二十一年（805）跟從王叔文（753-806）、王伾（?-806）等進行史稱「永貞革新」的政治改革，⁴² 可惜銳意推動改革的唐順宗李誦（761-806）只當了七個多月皇帝便因病退位，革新因此告終。此詩「當時朝士已無多」一句，指二十多年前的革新派人士，如王伾、王叔文、柳宗元（773-819）等先後謝世，現今尚在人世的志同道合好友已經所餘無幾。劉禹錫想到這裏，不禁感慨萬千，生出深切的哀悼之情。

先生在下聯結尾化用劉禹錫詩句，「貞元朝士」指十多年前與他一起在蔣校長主事的聯合書院任職的至交好友。先生於1961年寫的〈題蔣法賢校長受勳手冊〉七律，尾聯是「豈但何戡舊人在，貞元朝士各重來」，⁴³ 也是用「貞元朝士」指昔日那些聯合書院同仁。

(五)



1985年人日，先生在太古城寓所的大廳，掛上一副由他所創作並且書寫的對聯：

立志在今世外；
勉身於古人間。⁴⁴

對聯的上款是：「五十七年前自勵聯遂贈達生吾兒勉之。」下款是：「乙丑人日，湛銓。」這副是自勉，也是勉勵兒子的六言對聯，字數雖少，字面雖淺，但含意卻深。上聯「立志在今世外」所說的道理，其實就是佛家的因果報應規律。佛家認為因果是通三世的，正如《龍舒增廣淨土文》所謂：

要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；要知後世界，今生作者是。若不信此語，何不以目

42. 唐德宗貞元二十一年，即永貞元年。德宗是年一月病逝，順宗繼位，八月改元永貞。

43. 〈題蔣法賢校長受勳手冊〉云：「分畦抱甕亦勤哉，千樹玄都手自栽。剗地東風初過後，定巢語燕解飛迴。同人師克知安位，百桌聲酣數舉杯。豈但何戡舊人在，貞元朝士各重來。」未刊稿。

44. 照片由先生哲嗣達生兄提供，謹此致謝。此聯又見陳湛銓著，陳達生編：《修竹園詩選》（香港：商務印書館，2015年），正文前插圖。

前之事觀之。人生所以有貧富、有貴賤、有苦樂勞逸、有榮辱壽夭，其禍福種種不同，雖曰天命，天豈私於人哉？蓋以人前生所為不同，故今生受報亦不同，而天特主之耳。⁴⁵

人生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，世間萬事萬物都由因果法則支配。有原因必定有結果，有結果必定有原因。我們前世種了怎麼樣的因，今生就得到怎麼樣的果；今世種了怎麼樣的因，來世就得到怎麼樣的果。所謂「立志在今世外」就是說，我們今天生存在世上，不應該只著眼於今世的成敗得失，應該把志向定在來世，為來世得到善果而努力。只有在今世種下善因，來世才能得到善果。先生在這裏是勉勵自己及兒孫，在有生之年，立定志向，努力行善。

下聯「勉身於古人間」，就是說要神交古人，即《孟子·萬章下》所說：

孟子謂萬章曰：「一鄉之善士，斯友一鄉之善士；一國之善士，斯友一國之善士；天下之善士，斯友天下之善士。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，又尚論古之人。頌其詩，讀其書，不知其人，可乎？是以論其世也。是尚友也。」⁴⁶

先生「抗心希古」，⁴⁷並不滿足於結交當代品行端正的人，而以古代賢人為榜樣。他知道古人已經不在，要和他們成為「朋友」，唯有通過研讀他們的著作，所以他經常通宵達旦地鑽研古籍，即所謂「五更燈火讀殘書」。⁴⁸好友劉士瑩為先生的詩集作序文時，曾經這樣形容先生焚膏繼晷地勤奮讀書的情況：

似於書無所不讀，讀又無所不精熟者。覺其殊不類今之士，殆古之豪傑人也。……陳子日則都講上庠，夜則埋首《墳》《典》。恆徹宵不寐，達旦乃寢，至午而興。數十年如一日，未嘗廢一夕之功。⁴⁹

先生習慣每晚讀書至凌晨四時才睡，大約早上十時起牀，數十年如一日。

還有一點值得一提，先生對簡化字並無好感，這裏所用的「勉」字，並不是簡化字而是「處」的正字。《說文解字·几部》：

勉，止也。从久几，久得几而止也。處，處或从虍聲。⁵⁰

清段玉裁注道：「今或體獨行，轉謂勉俗字。」

先生期望自己和兒孫多行善，多讀書，做個志向高尚的賢人。這副人日聯，短短十二個字，言近旨遠，是上乘的勉勵聯。

45. 《龍舒增廣淨土文·淨土起信七》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》大正藏(T)》第47冊》No.1970》第1卷。

46. 朱熹：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第324頁。

47. 嵇康《幽憤》詩：「抗心希古，任其所尚」。見魯迅：《魯迅三十年集·嵇康集》（上海：魯迅全集出版社，1947年），第18頁。先生1959年冬撰「壞室編蓬也自安」七律，詩題有云：「余策身行世，百不如人，而抗心希古，未肯誰讓。」見陳湛銓著，陳達生編：《修竹園詩選》，第114頁。

48. 先生29歲所寫的〈夜起讀書〉七律之三四句云：「萬里江湖歸短夢，五更燈火讀殘書。」見陳湛銓著、陳達生編：《修竹園詩選》，第43頁。

49. 劉士瑩：〈陳湛銓《修竹園詩集》序〉，見陳湛銓著，陳達生編：《修竹園詩選》，第121頁。

50. 許慎撰，段玉裁注：《說文解字注》，第716頁。

【本文描述的工作部分由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研究資助局
（項目編號：UGC/FDS13/H01/17）撥款資助。】

□